

曹 征 路

# 只要你还在走



收穫 丛刊  
四川文艺出版社

47.5  
20

曹征路

只要你还在走

四川文艺出版社  
一九八五年·成都



100.00

责任编辑：陈天笑

**只要你还在走**

曹征路

---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 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  
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 787×960 毫米 1/32 印张 3.625 插页 2 字数 61 千  
1985 年 7 月第一版 198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6,700 册

---

书号：10374·112

定价：0.80 元

---

吴妈在街头上漫无目的地踟蹰。

她胳膊上挎着蓝花老土布的包袱，手上拎着一个时髦的挎包。这使她在这座中等城市里显得多少有点滑稽。包袱是她的职业标记，时尚再变，花样再翻新，这玩意不能变。否则主家怎么能从嘈杂的人群中一眼就认出她呢？挎包本来是可以背上肩的，象那些时髦的大姑娘一样。但她不敢，背了“不象”。这是她在北京帮工的侄女小兰硬送把她的，不要不好，丢了又可惜。这包做得倒是极聪明的，叠起来是个女用挎包，支开又能变成一个大提兜。现在的人，真是越来越精。

邮电大楼上刚刚敲过八点，正是上下班高峰时刻。商店都开门了，人流潮水一般出出进进。她从这个门被挤进去，又从那个门冲出来。她跌跌撞撞，抱紧了自己的两个包，随便人家怎么挤，随便挤到哪块去。无所谓，到哪都无所谓，反正本来就没想到哪去。就象落进溪流里的一片树叶，随波逐流，

漂到哪儿是哪儿。“先逛逛再讲。”她对自己说，接着又叹了一口气。

她漂到了集贤街上。这里清静了许多，路面也还干净。这时她才感到两条腿有些酸胀，额上也有密细的汗冒出来。她在一只果皮箱上坐下来，歇口气。

这里如今叫集贤街了，取了个这么好听的名字。她记得很清楚，从前这里是个菜市场。螺丝山还在对面，街再变，山变不掉。那时，这里有条铁道，铁道底下，就是菜市。那时，她在这里卖过香椿头，挎一只小篮子，还有这只蓝花小包袱——这就是她的全部家当。那时，她还只有二十岁，腰还细得很，脸还嫩得很，怯生生的，希望能找个好人家。

……“大姐哎，阿姨哎，可晓得哪家要帮工的么？”她碰上一个面善的，就拉住人家问。那时的人，不象现在这样，都热心得很。人们拉着她的手，问长问短。她一急，眼泪淌下来，人们也跟着掉眼泪水。很快她就被介绍到陈部长家里，卖剩下的香椿头正好炒了一盘鸡蛋。那时，裘主任正怀着援朝……三十年一晃就过去了，如今援朝的儿子也都过了周岁了！

三十年！

吴妈有点奇怪，怎么三十年后自己依然坐在这里，就跟当年一样，急猴猴地等着好运气。是天意？还是自己有意？不晓得。等谁？不晓得。反正这条

街上有许多大机关。有机关，就有干部，有干部，就得有帮工的。

三十年，就象困了一觉，做了许多值得回味的梦，醒来，还是原还原。

难过吗？有点。讲假的不中。不过，既是自己辞的工，讲难过也没用。吐出去的话，收不回来，她也不是这种摊孬的人。本来，她是可以不吱声的，也许还能拖下去，拖到老、拖到死。从前，陈部长两口子是讲过这话的，讲过将来要给她养老送终……其实，他们讲过的又何止这些？那又有什么用呢？讲到底，她还是个外人。一个外人，眼看着一家子不安生，还死皮赖脸不离开，是丧德的。

……所以，她趁晚饭都在家的时候，就讲了——心上象卸下了一座山。当时，一家子也似乎都从她身上看到了一条路，足足愣了有五分钟，并没有人反对。

援朝和建国互相看看，又闷头吃饭，嚼得声音很响。他们的媳妇却赶紧抱起孩子回自己屋里去。雯雯把筷子一扔，哼起了一支什么歌。山山只是狠狠地哼了一声，不知是什么意思。

“那，……也好。”裘主任对她尴尬地一笑，表了态，脸有些红。

只有陈部长，把酒杯顿在桌上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这声长叹很多话都在里头了，她懂。三十年了，

什么事没经过？可以讲，陈部长的每一个眼色，她都能分出多少道道来。

……清晨，她早早地煮上稀饭，然后轻手轻脚地收拾屋子，打扫卫生。凡是能够着的地方，她都抹了一遍。稀饭好了，端进饭笸子里焐起来，又坐上水壶，然后摆出碗碟和小菜。做这些事时，心里很空，但似乎又有着一种惯性，干得一件一件，有条不紊。仔细想来，这都是昨晚想了多少遍的结果。最后她拎起自己的包袱，把没纳完的鞋底和买菜剩下的一毛八分钱搁在铺上，走了出来。陈部长的屋门开着，她犹豫一下，嘴张了张，还是没喊出声——讲什么呢？反倒代人家为难。他真要讲出什么话来，自己会哭的。陈部长昨夜回来得很迟，很是叹了一夜气，她听得清清楚楚。她头一低，走了。那一刻，天刚大亮。院子里，陈部长的手杖笔直地插在泥土中。她拔起来，拂去泥沙，那上面落了一层露水。一霎间，她仿佛看见陈部长立在眼前一动不动，两眼盯着空荡荡的夜空，看，想……她感到一股热烘烘的东西顺着喉头、鼻梁往上涌！她又返回来，把手杖靠在躺椅旁边——陈部长锻炼回来欢喜在躺椅上靠一阵，这样他随手就能摸到。她有些发颤，手杖咣啷一声滑倒了。

她逃出来……

早春的风还不很软和，吴妈坐了没一下，就感到脸上有些刺痛。阳光懒懒地、灰蒙蒙地，从头顶上直射下来，一点也不得劲。这条街上的梧桐树倒是蛮齐整，面缸粗的树干上，涂了有一人高的白灰，显得怪精神。但柳树早就发芽了，这种树不知怎搞的还光着枝子，鸡爪子一样朝上伸着，在微风中簌簌地抖……莫非树也同人一样，越金贵越不经老？

吴妈打了个寒战，眼窝子又有点发潮。行人从她面前背后走过去，她忽然想到人人都在打量她，把她当成要饭的老妈子了。她气恼地跳起来，吐了一口唾沫。一回头，出鬼，怎么坐到垃圾箱上来了？再一看，手上还拎着蓝花土布包。也难怪人家不拿正经眼瞧你。想一想，便发下狠心：下馆子，大不了花个两块钱！再找个旅馆困觉，先“洋乎”一天再讲！吴妈也不是天生吃苦的胚，孬好还有几个票子在腰里别着！她摸摸腰部那块硬鼓鼓的地方，便弯下腰重新整理起行装来。

她把日用品从那个时髦挎包里一样一样掏出来，然后把拉链一层层地拉开，挎包于是象个充了气的皮球，顿时变得象个小水桶，连包袱塞进去也不嫌满。

正低头收拾着，眼前出现一双沾满红泥的皮鞋，少讲有四十五码。吴妈一抬头，脸上又被那人的衣襟拂了一下。她吃一惊，连退几步，才站直身子。



那人却蹲下来，簇新的米黄色风衣就那么拖在地上，一头长发盖住了脖颈，一直拖到领口。他伸手就拨弄起挎包的拉锁来，连招呼也不打。

小痞子！吴妈在嗓子眼里喊。她紧张地朝两边张望，行人照旧，有人匆忙，有人悠闲。一辆载重汽车开过，又浓又黑的柴油气正喷了那人一身。“你，要干么事？”她心定一点，便大声质问。

“老人家，你这包真不错，在哪儿买的？”那人笑着，露出一口齐整的白牙，长得还不丑，只是一双眼跟钩子样，直往人肉里嵌。

吴妈抢上去，夺过包就走。小伙子却大步跟上，紧追不舍。

“干什么?!”

“老人家，跟你商量一下，把这个包，卖给我吧……要多少钱都行!”

吴妈更加紧张，两条腿就跟踩在水车上一般跑起来，怎么也撵不到那人头里去。早知，真不该坐这么长时间！早知，根本就不到这里来！她又不敢喊——听讲小痞子都有一种弹簧刀，把他逼狠了，真能弹你一下。二回就是把他枪毙了，自己亏还是吃过了，划不来。她不能跟公家人比，有病往医院一躺，一个钱不花乐得多住两天。她两眼直瞪，希望能看见一个警察。但要紧关头人毛也看不见一根！

那小伙子对她又说又比划，她一概听不见。

早知这样，真该先空身出来的。不然就先到老姐妹那里去也好。偏偏还要顾面子！人家不顾，你个老脸穷皮地顾什么？讲到底，你还是个帮工的。讲到底，你还是替古人担忧瞎操心！哪个领你的情？再跑，她就要晕倒了！

她站住了，原来这是条死巷子。她喘着气转身看住他，绝望得脸色煞白。

在离她七八步远的地方，小青年站住了，对她别扭地笑。“我没坏意，我不是坏人……”

她忽然对他龇嘴一笑，“你不就想要这个包么？……拿去！”她拎起包底，哗啦一下把东西倒在地下，把包用劲摔过去。摔得这样远，自己都骇一跳。

小青年愣一下，并没去拣包，对她大声说：“你等等！”接着掉头跑掉了。

吴妈觉得自己要瘫了，靠在墙上喘息。只一刻，她又弹起来，赶紧把东西拣拣，匆匆走开。走到挎包前，她还拿脚踢一下。都是这“洋乎”东西害人。当初她讲不要，小兰偏要留把她，还讲这是最新的外国样式——害得她差点没把老胆吓碎！

“老人家！”走了一阵，她又听见有人喊。

她以为喊旁人，没搭腔。谁知那小青年又满头大汗地追上来。她夹紧了包袱，不知他还要干什么。

“老人家，你挑一个吧。”小伙子手上提了各种花色的旅行包，有五六个。

她看他那模样，是不象有多少歹意，便放心了。她相中一个最大的，少讲要值七八块，但她不敢拿。

“拿吧。”

“那，你就吃亏了喂。”一边看他脸色，生怕他翻悔。

“没事！拿吧。”

她把包袱塞进旅行包里，狐疑地看了他一下，掉头就走。走出好远，才回头看看。那小青年正擦着汗，对她扬扬手，还说“谢谢”。怪事！

看到一家饭馆，她一头钻了进去。回头一瞟，小青年早就不见了，她这才放心地掏出“手巾方子”点出几张零票，端了一碗阳春面，然后把旅行包夹在两腿中间，就那么站着吃起来。

越吃越觉得今天赚了，越想越觉得那小青年“蠢”。她早就想买个大旅行包了，就是嫌太贵，想不到还真有这样的好事！这个念头一起，加上热乎乎的面条装在肚子里，身上顿时来了劲，连太阳也都暖和多了。百货店、文具店、鞋帽店、五金店，她一家一家地逛过去，一个柜台一个柜台过细地看，这一会，哪个也不敢小觑了她！

## 二

“咦？老人家，你还在这儿逛呐？”

不知不觉，商店里亮起了五颜六色的灯，马路上又涨潮一般忙乱起来，天渐渐黑了，吴妈心里完全慌了。她把包袱重新挎在胳膊上，但人人都急着回家，没有哪个来光顾她。她又不能象当年那样——“大姐哎，阿姨哎……”她喊不出口。再讲当年她随便哪家都能去的，如今万万办不到了。她是有身份的保姆了，不是随便什么五毛三块的人家都能请动的。本来，她可以不慌出来的；本来，她也不当回事，以为找个人家不费多大事，哪晓得……借着橱窗的反光，她看清了，问话的正是那个小青年，一双眼死死地盯在她的包袱上。她把包袱赶紧挪到另一边。

“老人家，你……是想找人家当保姆吧？”

“嗯哪！”她大声应着，走开去。

小青年却又缠上她。“有家人家，不知你能不能做得了？”

她站住了，冷笑一声：“家里有煤气没有？”

他笑了。“煤气、自来水、洗衣机全有。”

“几口人？有几间房？”

“人倒不多，而且保姆可以有个单间。条件嘛，可以说，上等的吧。就是他们要求很严。”

吴妈眼睛亮一下，嘴一张，却说：“先看看再讲。”说着便要走。

小青年站着没动，“你有五十多岁了吧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你身体怎么样？以前干过吗？识字吗？”

这叫什么话？“不怕你气大的话，我这样的保姆上哪找去？噫！”她突然怒气冲冲地嚷起来，脸涨得通红。

看热闹的围上来了。现在人都闲得无聊，你要蹲地上吐一口痰，都能围一堆人。

她这才感到吃惊，不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凶。嗓子用劲过了头，紧跟着就哑了，象有一片枯叶堵在喉咙口，呼哧呼哧地响。从前，她可不是这样的。……

一开门，不知哪儿叫了一声：“您好！”她吓了一跳，迟疑着不肯进去。

“文清，我请了个阿姨。坐，坐啊。”

她在沙发拐上坐下，偷偷打量这间十分讲究的客堂。一会儿，那个叫文清的出来了，是个一白二胖的少妇人，手上抱着奶孩子。

“呵，阿姨来了。”声音很脆，就跟刚才听见的一样。她奇怪，难道她晓得她要来？

“啊唷，这伢子长得虎头虎脑，可爱死人的！”她立刻站起身，热乎乎地寒暄着，伸手把孩子接过来，“叭——”在白腴腴的屁股上亲了一口。

小孩恐惧地哭起来。

“呵——呵，不怕不怕，我儿不怕，我儿乖！都是这老鬼把宝宝吓倒了……”说着，抓起小手在自己脸上打起来。那孩大约出了气，顿时又破涕为笑。大人也跟着笑了。

吴妈这才看清，文清脸很富态，眉眼鼻梁好看极了，就嘴阔了一些。一头卷发松松地盘上去，显得漫不经心，懒散散的。身上罩一件紫红色坎肩，乳白色的灯光下，越发显得白嫩、文绉。个头很高，少讲要比自己高半个头。腰也细，简直就跟没生养过一样。如今年轻人是晓得保养，讲假的不中。

“是这么回事，”愣了一会，她就急急地说起来。

“这位叔叔讲你家想找个能干的人，我呢，也不敢讲能干，弄好也干了三十年了。市里陈部长家，不信你打听一下，都晓得……你先试试看，干不下来，一分钱不要，请这位叔叔担个保。”她现在已经断定，这家肯定是有些根基的，恐怕还是个不小的干部，因此是“对光”的。

但他们俩都笑起来，互相看一眼，笑得更凶了。她又有点慌了。

“陈部长……你们还不晓得？”

“我们是一家子。”文清解释道。

“要死！这叔叔真是的。”

“我叫肖望程，叫我小肖就行。”

“叫叔叔，叫叔叔。”

“叫名字，叫名字。”

“那我们怎么称呼您？跟孩子吧？叫吴奶奶。”

文清提议。

“啊唷，消受不起，叫吴妈就中，喊惯的。”

“叫奶奶，叫奶奶。”

“叫吴妈，叫吴妈算了！”

“还是先看看吧。”望程显然已经厌烦浪费口舌了，于是领她在屋里转起来。

吴妈越看心里越暗暗高兴，这家果然不简单！地是暗红色的地板漆，光得象橱柜一般发亮；墙是贴的糊墙布，淡蓝色的花纹一直漫到乳黄色的天花板上；每个房间都有一只圆圆的大草垫子，都有沙发；橱柜齐全，客堂还有一只好看的大铁柜子和玻璃橱；堂屋后头是厨房，连着一个挺不小的院子，还养的花草；厨房面积不小，煤气灶头下铺的是磁砖……

“这地方地势高了一些，买菜不太方便。不过当时考虑到疗养院就在隔壁，煤气管自来水管都好接，就盖在这里了。你会用洗衣机吗？”他掀下开关，那玩意轰地一响，她吓得一抖。

“我……欢喜手洗。这东西洗不干净。”

“习惯了就一样。我们换衣很勤。”

她就怕换得勤，她几乎每天都要洗一大盆。夏天，每晚要到九点才能洗上澡。但他们就跟比赛一样，一堆一堆往盆里扔。“都叫他们自己洗！”陈部长有次发过火，但不管用。她老了，也只有站在水池前她才不得不承认确实老了，手脚不够用了，动作是那样僵硬，衣服是那样沉。也许就因为这个，他们才……

“怎么样？”回到客堂坐下，望程问。

“还可以，还可以。”

“不过丑话说在头里，我们要求是很严格的。你也许开始会感到受不了。”

“你怎么讲我怎么做就是了，我这人好讲话。”她觉出他还信不过，有点气恼。“陈部长算个大干部吧？我……”

他笑了一下，摇摇头，“你还没明白……”

“你看。”他指着墙上挂的一幅字。

但她认不到几个字。从前扫盲运动的时候，她去听过几晚。后来建国又下地了，裘主任就代她填个“高小”交了差。她乐得不去受洋罪，那些字也就还把那个老师了。她看了半天，只从那上面认出有个“钱”字。

“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”望程大声念



出来。“我们很忙，所以特别珍惜时间，讲究效率，在家里也一样。效率，你懂吗？玩，就痛痛快快地玩。干，就豁出命来干。就这个意思。反对稀稀拉拉，拖泥带水，磨洋工……”

“望程，还是先开饭吧，这话一下也说不清楚。”文清在屋里说。

她去整理自己的小屋，还听见他们在讲：

“年纪大了点，又没有文化……”

“算了，我看她还清爽，能讲卫生就行。”

“她开始肯定不适应的。”

“一见面就说得那么吓人。就你规矩多！”

“没个章法，今后凭什么检查她？我要管不了一个家，当然也管不好一个企业。”

“行了，你又要来了！”

吴妈摇摇头，不去管他们。“听壁根”是不规矩的。日久见人心，她相信自己会让他们满意。

富贵得吓人！她回味着自己的第一印象，感到很高兴。她八字硬，人家都这么讲。

他们的饭菜倒很简单，两碟蔬菜，还有一盆香肠。香肠切得象萝卜头。小夫妻俩已经吃开了，望程面前还放了一只酒杯。望程解释说，他们不会做菜，今后就指望她啦。她笑一下，夹两筷子蔬菜就坐到门口小椅子上去。